六藝之一錄

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三十九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體

顧藹吉隷八分攷

許氏説文序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隷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文藝

文志云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役多事苟趨省易施

之徒隸也

顔師古漢書注云篆書謂小篆也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江式論書表云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張懷

瓘書斷云程邈蓋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諸家之說雖或云删古或云增減大篆或云附於小篆蓋大小篆之不同大都去篆未遠徐鍇說文注云無點畫俯仰之勢者是也淳化秘閣法帖第五卷有程邈書與今正書無異米芾定為偽跡秦觀法帖通釋云今漢碑在者皆隸字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黄長睿法帖刊誤云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乃今漢碑中字也有此隸字方生今正書不應邈

變隸之源故錄之

張懷瓘書斷曰酈元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板外隱起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是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按胡公者齊哀公之弟胡公靖也五世六公計百有餘年當周穆時也又二百許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先大篆程邈所造書籍具傳

鄺元之說恐未能辨也此論甚當而杜光庭復矯懷瓘之說辨隸書所起以為春秋時有隸書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今之亥字楊慎丹鉛錄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引李頤注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以為八分不始於秦皆野言不足信若熊朋來鐘鼎篆韻序謂葛天之金幣文與今隸無異則益荒矣

漢書藝文志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

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許氏說文序云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又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

作頡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按說文曰以八體試之漢書曰以六體試之說文以六體為王莽改定漢書以六體為蕭何著法并不言秦有八體慎固俱漢人而兩書有異同何也又按論書者皆謂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許氏則以小篆為

程邈所作而不言其作隸衛恒四體書勢亦云下邽
人程邈從獄中作大篆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或之
者疑之也漢晉去秦尚近猶闕其疑淳化偽跡豈得
定為程邈書哉

令人謂隸書為隸古非也按孔安國尚書序云科斗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
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孔穎達正
義云就古文體而以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

古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隸爲隸書古爲科斗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由前之說以隸筆作古體非漢世通行之隸由後之說則隸自隸而古自古未可合而名之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中郎之作隸蓋隨俗爲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李陽冰謂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將束爲朿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

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
變而從省者也
後漢書儒林傳曰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
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隸書之名見於前後漢書者惟藝文志及儒林傳
耳雖三體石經非熹平所刻詳辨碑攷中亦可知終
漢之世隸未嘗有別名也

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云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云云一則詳見本傳

按四體書勢者古文篆隸草也其曰秦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則知漢亦名隸也序能隸之人則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弘左子邑俱是漢人則知漢人所能者亦惟隸也又曰令八分皆弘之法也八分而曰令則知漢以前不名八分矣令八分而曰皆弘法則知八分即隸法矣八分之名見於史

者如此又其勢曰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
落其間詳其體象八分與隷有異勢乎王應麟玉海
乃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隷譏歐陽公集古録誤
以八分為隷目漢石刻為漢隷博學如應麟而不能
無失乃知議古者之難也
又按書家相傳八分之説多矣蔡文姬言臣父造八
分時割程隷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
為八分書是非文姬之言也魏晉以來論書者俱言

字志云王次仲於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
言有楷模其說最為可據愔魏平北將軍王乂之子
也其去漢猶近故李陽冰亦承用其說字方八分者
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說文
訓介字云從大而八分之八分二字當作是解釋適
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
字之分故號八分是也張懷瓘書斷乃謂次仲作楷
程邈作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漸若八字

分散又名為八分分言之無理其誰信之哉
任价序范度五體書云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吾衍字源七辨云八分比隸字則微似篆陸深書輯云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此皆因流俗所傳文姬之言而誤者也程邈變篆為隸乃無篆法王次仲變隸為八分而反有篆法耶趙宧光緒論云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分則兼之杜甫聯

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此則不解杜詩而
妄生異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
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此言其工八分也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
向此又言其工小篆也八分小篆詩本離而為二宜
光乃合而為一以不詳詩語因其題曰八分小篆遂
謂八分猶雜篆體不亦謬歟
按八分本無是名衛恒謂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愔亦

云變隸草為楷法字方八分蓋即隸書而有楷法者也故王愔志古書三十六種目有隸書楷書而無八分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張懷瓘書斷亦云八分本謂之楷書自鍾王變體謂正書為隸書因別有八分之名然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唐玄度十體書云王次仲乃作八分楷法亦未嘗專以八分名也又江式論書表云詔於大學立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徐浩論

書云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則尚有專名楷法者唯蔡希綜法書論乃謂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則竟以次仲所變為八分而楷法八分各為一體矣今俗相承又名正書為楷書有人曰八分本謂楷書即隸書之有楷法者必且譁然非笑之矣

韋續五十六體書云八分書魏鍾繇謂之章程書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

章程書二說皆非也按王僧䖍能書人名云鍾有三
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
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朱長文墨池篇云
有鍾繇筆法不知何人所記云繇善三書最妙者八
分也點如山頹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
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粲粲分明遥遥
遠暎者矣則所謂銘石之書蓋八分也故僧䖍曰最
妙而此亦云最妙也世說新語注云鍾會善效人書

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是則八分章程明為兩體或拘八分即章程之說乃有目銘石為正書者鍾繇泰山銘受禪碑皆銘石書也羲之謂之八分今見拓本亦是八分而謂銘石為正書乎鍾有三體行押即行書是無可疑若章程為八分銘石又為八分然則鍾繇正書王羲之與之抗行者何以云弗及吾知其必不然已先著隸說云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録日用之字皆用

正書亦謂之章程書如繇書受禪碑即八分也宣示戎輅力命諸帖即章程書也二王無銘石書如黄庭樂毅畫讃曹娥洛神章程書也此論可以祛惑或曰衛恒謂毛弘教於秘書令八分皆弘法王僧虔亦謂章程書為傳秘書教小學者則章程似非正書以予考之周官有六書保氏以之教國子漢興有史書太史以之試學僮後漢有八分毛弘以之教秘書魏變正書亦即以之傳秘書教小學時有遞尚又何惑焉

正書而亦曰章程者所以別乎八分也昔人別之而後人合之哉

唐六典云校書郎正字掌讎校典籍刋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經載之三曰小篆印璽旛碣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按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王羲之傳云

善隸書為古今之冠是也唐亦因之弗改耳若蔡有鄰韓擇木輩唐所稱工八分者其石刻具在蔡有尉遲迥碑韓有告華嶽文與漢碑中字無異而宣和書譜乃謂自漢以來至於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形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此所謂無知而妄議也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云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隸

書字統名曰開元文字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開成中唐玄度復作九經字樣況是隸書莫知篆意令開元文字世有板本張參玄度之作石刻猶存悉是正書唐謂正書為隸書此其證也

洪適隸續序云自篆捷於漢而為隸變於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蓋亡其言似是而實非晉宋隋唐之間名隸為八分非造為八分也馮班雜録云顧苓謂

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極佳可破惑者則漢法以唐人之篤好而傳豈以唐人之篤好而亡耶唐人八分今亦謂之唐隸趙宧光緒綸云唐隸視漢似古而體稍不雅然法度實備取裁可也言亦可采第云視漢似古則猶為謬論耳

張懷瓘書斷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云云一則　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一則俱見前

朱長文墨池編云懐瓘品藻古今持論甚正然其謂令之八分起於秦謂今之正書即程邈之隸皆非也王洙原叔晚喜隸書尤得古法學者翕然宗尚隸法復興余内兄蔡君謨嘗為余言隸即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名曰隸耳余始惑之然考劉向列仙傳謂王次仲所作即今隸書而衛恒作隸勢以王次仲師宜官梁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恒去漢近不宜謬誤又蔡邕石經隸書及

令所存漢碑皆與真字體異乃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減隸而作者也隸廢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孰從而辨之按長文之言是也但云漢自有隸書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隸而作者則非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草作八分楷法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漢世則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漢安

得復自有隸書乎考之前漢尚用秦隸今有五鳳二年刻石在於曲阜孔廟中與隸續所載建平郫縣碑字皆無波勢何君閣道碑立於後漢建武中元二年路君闕立於永平八年隸釋謂其字法方勁兼用篆體自建初以後有王稚子闕立於元興元年發筆皆長隸釋謂是八分書則王愔云王次仲於建初中作其言為可信建初者章帝之紀年也故唐玄度十體書亦云八分後漢章帝時上谷王次仲所造則非增

作於漢魏之際矣蕭子良誤以次仲爲靈帝時人故
長文惑之耳而懷瓘之謬長文亦有辯之未盡者懷
瓘所斷者八分而所引序仙記則云變倉頡書爲今
隸書其言亦載水經注洪适隸釋斥爲異端之說即
可引據而次仲之所變者隸書與八分何與焉又云
既變倉頡書即非程邈隸也不見許氏說文之序乎
諸生盡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
子相傳何得改易序仙之說亦此諸生輩所爲耳蔡

邕勸學篇謂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者以秦之隸書為古也許氏作說文時諸生已稱為倉頡時書矣安得不謂之古乎故王愔亦謂古書方廣也懷瓘乃謂既云古書豈得稱隸不幾與諸生輩同取笑於後世耶其斷隸書云秦造隸書以赴急速惟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然則秦之所用惟篆隸耳王次仲果秦人其所造八分何以弗用而秦有八體亦弗之及耶既云程邈益大小篆而為隸書又云八分則小篆

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前後言之不相蒙也乃復為兩端之說曰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八分本謂之楷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訖無定論何以云斷又云陳遵善隸書開創隸之始既以程邈為隸書之祖矣而乃謂開創於陳遵異哉言乎又誤以衛恒隸勢為蔡邕隸勢晉書衛恒傳所載甚明四體書勢惟篆勢為蔡邕作耳其種種紕謬疑誤後學已非一日如長文之明眼世能

有幾乃發而擿之欲使惑者知悟非好攻駁前人也
韋續五十六體云古隸書秦程邈繫獄中變大篆而
作名徒隸之書今為八分又句中正三體孝經序云
約秦斯許蔡篆文及漢魏刻石隸字相配而成自注
曰蜀文翁講堂柱上鍾會書范巨卿碑蔡邕石經三
字搨本今謂之八分者是也知今之八分即古之隸
書明矣吾衍字源七辨云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
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

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隷也便於佐隷故曰隷
書即是秦權漢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
漢隷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
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隷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
張紳法書通釋云吾衍謂隷有秦隷漢隷灼是至論
今當以晉人真書謂之晉隷則自然易曉矣又陸深
書輯云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隷書王次仲分取
篆隷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隷賈魴三倉

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
漢謂之古隸斯言亦當惟以八分為分取篆隸之間
有可議耳

隸原附字

諸碑字體偏傍及常用字韻所不能載者今見於此

十　說文數之具也實入切

廿　說文二十并也音入

卅　說文三十并也與颯字同音

卌　四十也息入切○四字諸碑通用案史記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

䜌 凡䜌字頭多不作灬

子命年 此三字垂筆或長過一二字

沈 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沈字左字道字豐字發筆皆長過三四寸許令字交字兩筆皆長君字中筆亦長

漢 王稚子二闕漢字故字先字靈字侍字河字內字縣字王字子字之字發筆皆長史字令字充字兩筆皆長君字中筆獨長隸釋謂沈君神道馮煥王稚子闕皆八分書張懷瓘所謂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者也

楗 郡名犍為牂牁下邽蒲坂黎陽偃師聞喜聊城穀城漢碑皆作楗為牂柯下圭蒲反犂陽匽師聞憙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四十　　錢塘倪濤撰

古今書體

文獻通考經籍攷

經　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

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至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

殯為侊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氷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氷書歎其精絶因命陽氷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録五百餘字刋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絶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

檢閱然局於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
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
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
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在平聲大氐皆以類篇為
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
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
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别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

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讐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絶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

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謬略復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令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

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絶不可得但肆筆趍姿媚耳偏旁横竪且昏不知刻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

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説元祐嘗禁之學官導
詖絕聖復用嗜利禄者靡然風從鑿説横流汨喪道
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
此弗道則又非是本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
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
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指意
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
徐楚金兄弟説文解字韻譜别以類編所次五音先

後作五音譜其部敘仍用許叔重舊次葢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閲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閲乎此實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編修類篇葢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閲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傍皆按堵如

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
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
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
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
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擿或增或損而去鄉踰
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
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
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溢

東南凡江浙扁牓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

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刋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

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

此譜宜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

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葢即

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

形相從悉依類篇令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

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内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為黄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茍入書藝局登進末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懐本趣遂併復古編重刋刻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

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

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

完書也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

僧神珙反紐圖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

漢翻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

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

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丘雍等重加刋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

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刋益令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皆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書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

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潁濵蘇氏序曰雖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失其處者非多罪也至於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

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

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
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槩槪同部而吶㕯異部凡同
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貞凡同
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会之在於凡
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气類也而
今附雨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
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
眞者皆從古也六曰兂之附天王之附人凡字之後

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
明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
邑白之加缺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
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録一篇文
若干

禮部韻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
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
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

學博士增補其曰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

干禄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顔元孫撰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三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説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説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説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陛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説文歸字從

推從止從帚以推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于
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恠也
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
駭笑者不疑好恠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
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
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
異自陽氷蔔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

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俾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巍不從山者為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翁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采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豈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通篆籀之學書

偏傍五百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鑒聿韻編總五篇　洛陽僧鑒聿撰歐公序略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

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

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舊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事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形或聲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遠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

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説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閧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唐氏字説解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説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

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

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第等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

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

本出西域令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

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

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

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
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
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于
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
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
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
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攷

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
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
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
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别
不容不改其聲韻茍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
燔字必欲作汾沄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
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禄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氏說

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敓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于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為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顔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顔元孫為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辯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

偏旁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略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氏曰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略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温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為緯經緯錯縱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鷳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氷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晁氏曰髙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别出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

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

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録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其一一卷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

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

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文取音

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横相綴華蓋以自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别聲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崇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

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疎濶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四十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